

中文摘要

二十世紀華文文學燦爛明星之一的張愛玲，一直以其作家身分被受景仰與研究；而，另一個「張愛玲」，在張愛玲自譯的筆觸下，伸展「張愛玲」。本書將以張愛玲英文原著 *The Rice Sprout Song* 和其自譯的中文版《秧歌》做一比較研究。作家在自譯的版本裏，或因應譯入語讀者的文化，或因應個人「完美」原著的意圖、或因應譯者的意識形態，對譯本做某一程度的「介入」。作家自己翻譯自己是否為理想的典範？各家各有其見解。但，從世界文學的觀點，當一部作品跨越疆界旅行到另一個語言，即是作品疆域的拓展與引介譯入語讀者到另一國度。從「翻譯研究學派」(*Translation Studies*)之觀點，譯作的研究不再從語言轉換到另一種語言的版本比較，不再評斷譯本的好壞；從解構主義觀點，譯作是原著生命的延續；從意識、操縱與許多作家暨學者觀點，翻譯是一種「改寫」(rewriting)或是「再創作」。本書藉由作家自譯作品的異同比較，為翻譯研究注入另一審視角度。

第一章為緒論，談及本書書寫動機、研究方法及研究範疇。第二章就「自譯」在翻譯史作一簡單回顧，並從其定義窺視所衍生的現象；而翻譯史上不計其數的作家與多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均有「自譯」活動。第三章則從女性主義在張愛玲中文版《秧歌》裏的顯著現象，溯回

作者-譯者之女性主義背景。第四章簡介張愛玲生平；如何開始翻譯生涯；究竟先有 *The Rice Sprout Song* 之創作或《秧歌》之書寫？第五章則分析中譯版的「改寫」抑是「再創作」之範例。第六章為結論，當譯者與作家是同一人時，譯者有絕對的「改寫」與「再創作」的權力，因為譯者也是譯著的作者；從羅蘭·巴特(Roman Barthes)的「作者已死」之觀點，原作與譯著已跨越彼此的主權與評斷；而自譯在翻譯史與文學交流絕對值得更多的研究。

關鍵詞：張愛玲、自譯、*The Rice Sprout Song*、《秧歌》